

当来自福建、今年 67 岁的陈世英走过香港那些挤挤挨挨的旧式房屋,仰头望去,看见熟悉的“走火通道”(消防通道),就会想起他的第一个工作室:在 6 层楼的“走火通道”上,那里放着他执业以来的全部家当:一台雕刻机,几把工具,两块石头。白天通道无人,他得以把工作台面支起来,晚上,这些家当就被收置进厨房。

那时候他不会想到,未来他会携带着自己设计制作的价值 2.3 亿欧元的顶级珠宝出现在法国巴黎古董珠宝双年展上,并成为唯一一个多次受邀参加欧洲艺术博览会的亚洲珠宝大师,不会想到他会成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第一个华人珠宝雕刻家,不会想到他的个人作品集《梦光水》会获得美国印刷大奖最高荣誉班尼金奖。



那个“可怕的中国人”什么都会

陈世英在国际珠宝舞台亮相频频,提起他,老外有时会说,那个“可怕的中国人”。

高级定制珠宝是欧洲人的天下,有悠久的传统和深厚的群众基础。世界顶级的珠宝展会上,少有中国珠宝商的身影,连亚洲品牌亦不多见。有人好奇问陈世英,我们这里大多数珠宝品牌都有几百年的历史,你呢? 陈世英说,我有五千年文明。

长期繁荣发展让欧洲珠宝工业有着严格的质量品控,和精细化的技术分工,外国人会问陈世英:你到底是抛光镶嵌师? 还是宝石切割师? 是设计师,还是雕刻师呢?

“可怕的中国人”回答道:我什么都是。阴雕、阳雕、线雕、浮雕、内雕、镶嵌、润光……他几乎一个人吊打珠宝工业流水线上的所有工种。

什么都会,在一开始,只是生存的必须。刚刚自立门户的时候,他常常几个月都卖不出一件作品,有家公司找到他,问他:陈世英啊,你会不会 cameo(浮雕宝石技术)啊?

在此之前,他学的都是单体圆雕,中国传统图式,观音或者关公,而且都是雕不透光材料,西洋 cameo 更是见都没见过,但为了吃饭,也硬着头皮接下来。“我说好吧,我会雕的。”领了松石材料回去,他便连夜练习,之前掌握的圆雕比例几乎失效,下刀的刀法也不同了,不断揣摩要如何改变,才

能适应有限的厚度,最终实现浮雕的立体感。

“花了很长的时间,最终做出来了,这个老板非常开心,就开始出售,结果卖得非常好。几个月之后,突然间找我,他说你马上回来! 当时我在澳门,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,只好赶半夜 3 点钟的大船,清晨 7 点多返到香港,他的店还没开门,就在那边等。9 点半他来了,一开门进去,我看见桌子上面,摆的都是我过去 4 个月卖掉的东西,莫非统统被退回来了? 我心里就好像一个大石头压住了,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呢?”

对方倒很客气,见他清晨赶来,忙让店员去买猪扒包给他当早饭,还买瓶汽水给他喝。陈世英心中忐忑:都退货了,为什么还待我这么好?

等陈世英吃喝完,那老板笑眯眯地开了口,说藏家非常欣赏他的作品,这批东西发回来,是专门请他在上面补刻一个签名。“听到这里,我的心才算安了。”

最初的签名是中英文双语:陈世英、Wallace Chan。客户却跟他商量说,能不能不要签中文名,Wallace Chan 也最好把 Chan 这个姓氏拿掉。陈世英感到奇怪,中文名不签可以理解,毕竟出口海外,外国客人看不懂汉字,但为什么英文名里连 Chan 也不要呢? 客户说,只签 Wallace 就好,因为 Chan 这个姓一看就很像中国人。

“可我就是个中国人啊!”

香港的第一夜睡在浴缸里

陈世英祖籍福建,5 岁的时候,父母带着他和几个姐弟去往香港投奔亲戚,住在婆婆家。到了香港的第一夜,婆婆安排给陈世英的睡榻,是在走道上洗手间的浴缸。“连块板都没有,就直接睡在洗澡盆里。”

颠沛流离的香港第一夜给陈世英留下了强烈印象,让他意识到,此处生存极为不易,必须学会随遇而安。

语言不通,没有朋友,找不到

工作机会,也无法看到未来,一家人在困苦中勉力求生。陈世英从很小就要做一些零工来补贴家用,可能因为有一双巧手,打毛线、穿塑胶花,这些女孩子做的活计,他也做得很好。直到 11 岁,才有机会接受教育,父母找到一家没有正式牌照的学校,收费极廉,送他去读书认字。

“那个是五层楼高的天台小学,天台的楼下是一个菜市场,屋顶天台就是我们的学堂,学校

用一块黑板隔开两个房间,两个班的同学同时上课,隔壁在念书,我们也在念书的话,就都很吵,加上楼下小贩的叫卖声。那时我广东话也听不清楚,根本看不清黑板上写了什么,白蒙蒙一片,我以为其他同学都跟我一样看不清,不知道自己已经近视。我每天在学校发白日梦,没办法集中精神。”

读书之路走不通,16 岁的时候,陈世英由叔叔做担保人,送到一家雕刻工坊里去当学徒。旧时手工师徒关系还延续着老传统,学徒工资微薄,不够吃穿,师父管午饭晚饭两餐,徒弟便也要在人身上依附于师父。二十多个师兄弟之间,是强烈的竞争关系,虎视眈眈互相提防,生怕谁偷学了本事,谁更得宠于师父。

“讲起来是学本事,但主要是学习怎么伺候师父,师父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。”打酱油、买菜、扫地、吃完饭后洗碗,师父出门,鞍前马后地陪侍……都是徒弟的分内事,几乎是家丁。

当时正是 1973 年,香港手工艺品行业、珠宝行业方兴未艾,陈世英投靠的雕刻作坊,

只学了 9 个月,17 岁的陈世英在走火通道自立门户,开始了自己的雕刻生涯。他央求父母给买了一台雕刻机,自己挖到两块石材,就开张了。大部分时间没有生意,他就步行四十分钟,到尖沙咀的橱窗外面去观摩别人的工艺是怎么做的,一边看一边用笔临摹图样,由于偷师的样子过于显著,很快就被别人撵走了。

万般无奈的时候,他开始走街串巷兜售自己的作品,挨家挨户敲门,常常吃闭门羹。第一次卖出作品,还是偶遇一个卖蛋白石的老板,怜惜他年幼又勤奋,力逼着同行拿货,才做成的生意。

当陈世英潜心研发的幻像内雕终于成功,取得专利,并在全世界大放异彩的时候,他将这道工艺命名为“Wallace Cut”,中文名“世英切割”。

“Wallace Cut”雕刻的“荷兰女神”1987 年获得国际设计大奖。1992 年,德国宝石博物馆为陈世英举办了个展,这也是亚洲人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,他被德国媒体称为“亚洲雕刻天才”。

陈世英的人生逆袭,有点像他所钟情的米开朗基罗、达芬奇等先辈大师,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大多没接受过系统教育,只是自幼在学徒作坊,以某种职业技能为起点,让好奇心引领自己一路在工作中摸索学



主要制作象牙、珊瑚、青金石、孔雀石、玛瑙等半宝石材质的工艺品,除了供给本地的旺盛需求,还出口行销欧美、新加坡、泰国、马来西亚等地,主题也都是华人社会喜闻乐见的传统题材:观音菩萨、十八罗汉、百鸟朝阳、龙凤呈祥、牡丹孔雀,乃至各种雕花花瓶、鼻烟壶。

每天晚上 8 点下班,师兄弟们都走了,陈世英不走,他留在工作室里细看每个师兄弟的作品,研究他们的工艺。“白天是不能看的,他们会觉得我在偷师。晚上所有人走了,每个人的工作都放在台面上,我就不停地模仿,细看他们的工具,我在

自立门户

直到现在,陈世英还记得那件作品,是一尊圆雕的贾宝玉,衣袂飘飘,坐于石上,在一棵开满白花的树下。在当时的香港,这样的题材十分罕见。“我当时就是想做一些爱情主题,如果是做观音或者关公,可能很快就卖掉了。”

工艺锤炼人的智慧,石头的形状不规则,对于雕刻者来说,如果很粗鲁地把不要的部分切割掉,便是浪费了材料。拿到材料,工匠就需要不停地揣摩,跟石头去对话,根据石头本身的形状材质特点,因地制宜,把它最大化地、然而又是极自然地雕刻出来。

随机应变是石雕匠人的美

“世英切割”

习,哪里有需求,哪里就生长出新的求知脉络。

这位天台小学都只读了两年的辍学孩童,如今拥有多项科技发明专利,包括钛金属在珠宝创作中的应用、“世英切割”、翡翠切割润光专利技术、石镶石工艺、灵感来自明代家具的珠宝“内格榫卯镶嵌法”、“真空妙有”、“世英陶瓷”等等,并且多次受邀在大英博物馆、哈佛大学、英国皇家艺术学院、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、伦敦 V&A 博物馆、巴黎政治学院、佳士得美术学院等地发表演讲或讲学。

“爱天,爱地,爱万物,爱人。我的肉身有限,有一天我不在了,但我创造的作品活得比我

两者之间推敲,师父用的是大刀阔斧,一刀就能到位,师兄弟做大件作品,却只能用很小的工具慢慢磨。我就去研究师父是怎么做的,每一刀怎么下刀,自己去做判断,师父是不会给我们看他的刀法的。”

教会徒弟,饿死师父,似乎是每个传统手工行业的心结,师父不会倾囊相授,有心人只能自行学习。在从师的 9 个月里,陈世英感觉身为徒弟每天都在做重复的手工活。重复的好处,是锤炼了他们手上的判断力和准头,但长期原地踏步,沦为一个加工工具,却让他看不到出路。最后坚决请辞,离开了师父。

德,“比方孔雀石、青金石,石头自然肌理有一圈一圈的纹路,这样的话我们的重点在哪里? 我们准备下刀的时候,要判断一刀下在哪里,这个材料会不会出现裂纹。”陈世英说,雕刻的过程,就是不断地跟材料长期沟通的过程。

陈世英喜欢看艺术展,从一切事物里寻找视觉灵感。在一次摄影展上,他被一幅多重曝光的摄影作品迷住了,忍不住琢磨是否用宝石也可以雕出多重曝光那种如梦似幻的光影。当时他已经不满足于浮雕宝石,开始研究“内雕”。所谓内雕,就是探入宝石内部去做雕刻,是非常精微的工艺。



长,会成为我生命的载体,成为我存在过的证明,也成为我留给未来的语言。”

(蒯乐昊 来源:南方人物周刊)